

## 論霍光的「緣上雅意」

潘銘基\*

—

班固《漢書·外戚傳》云：

李夫人少而蚤卒，上憐閔焉，圖畫其形於甘泉宮。及衛思后廢後四年，武帝崩，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，以李夫人配食，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。<sup>1</sup>

在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、《漢書·外戚傳》中，記載了漢武帝與四位皇后妃嬪的故事，包括陳皇后、衛皇后、李夫人、鉤弋婕妤。四人之中，李夫人早夭，最為漢武帝惋惜，亦最使漢武帝懷念。上引《漢書·外戚傳》謂李夫人少而早卒，武帝甚憐閔之，故將李夫人畫像置於甘泉宮。至衛皇后被廢之後四年，漢武帝駕崩，霍光依循武帝遺願，以李夫人配食，即附祭、配享，並且追封為孝武皇后。在漢代的後宮制度之中，皇后居首，其他的都是妾，如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、長使、少使、婕妤、媵娥、俗華、充依、昭儀等皆然。<sup>2</sup> 無論如何，夫人是妾，不是皇后，自不可用皇后之禮。可是，漢武帝在後宮之中，最愛的便是李夫人。因此，李夫人死時，漢武帝還是「以后禮葬焉」。<sup>3</sup> 霍光不愧是能夠了解人主的臣子，所謂「緣上雅意」，即按照武帝的心意，讓李夫人在宗廟配享。

二

武帝後宮眾多，在《漢書·外戚傳》只是挑選了其中四位，一為景帝姊館陶公主劉嫖<sup>4</sup> 之女，與武帝青梅竹馬的陳皇后。武帝得為太子，全仗當年景帝栗姬不願讓其子（原太子劉榮，後廢，封為臨江王）與館陶公主女約為婚姻，使武帝生母王夫人有機可乘，讓自己兒子劉徹與長公主女結婚，為日後劉徹成為太子以至登帝位邁出重要一步。

---

\* 潘銘基，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。

1. 班固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，卷九七上，頁3951。

2. 詳參《漢書·外戚傳》傳首之詳細敘述。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33-3935。

3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52。

4. 館陶公主劉嫖，漢文帝和竇皇后之女，漢景帝的同胞姐姐。封館陶公主，又因下嫁堂邑侯陳午，而稱堂邑長公主。她為漢武帝的姑姑，被尊稱為竇太主，同時她的女兒陳氏是漢武帝的第一任皇后。堂邑侯陳午與館陶公主劉嫖之女，實即漢武帝之表妹。

後來，館陶公主每天在景帝面前說劉徹之好，而栗姬因生性易妒，漸不得景帝歡心。景帝終於在前元七年（前150）改立劉徹為太子。因此，武帝與陳皇后，一開始便是一門政治婚姻。武帝和陳皇后並沒有子嗣，後來更犯上「巫蠱祠祭祝詛，大逆無道」<sup>5</sup>之罪，結果被罷皇后之位，退居長門宮。《文選》卷十六載司馬相如〈長門賦序〉云：「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，頗妒。別在長門宮，愁悶悲思。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，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，因于解悲愁之辭。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，陳皇后復得親幸。」<sup>6</sup>據此說，則陳皇后見廢後嘗復幸，然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皆不載此事，此說誠疑，未必可信。

第二位皇后是衛子夫。衛子夫原為漢武帝同母姐平陽長公主家的謳者，後來為武帝所見，獨喜之。平陽公主與漢武帝乃親姐弟，感情甚好，遂將衛子夫獻予武帝，至元朔元年（前128）誕下戾太子劉據，遂封為皇后。衛皇后的問題是當了太長時間的皇后，年老色衰，其他妃嬪更受武帝喜愛。衛皇后立三十八年，至征和二年（前91），衛皇后因在巫蠱事變中私自將皇宮侍衛借予太子，支持太子起兵誅殺江充，並與武帝軍隊對戰，結果漢武帝派人收其皇后印璽，欲廢之，衛皇后在收璽綬者到來前自殺。在巫蠱之禍中，戾太子劉據自殺身亡，為武帝晚年立儲之事帶來極大困擾。有關巫蠱之事，詳見下文討論。

第三位皇后便是李夫人，她在生時未嘗當過皇后，其皇后之稱出於追封。李夫人與衛皇后相同之處頗多，二人都是音樂人。此外，二人的推薦人都是武帝親姐平陽長公主。李夫人的兄長李延年能歌善舞，其歌曲之中帶出一個傾城傾國的美人，武帝聽後，慨嘆人世間不能有此。平陽公主遂呼喚「妙麗善舞」<sup>7</sup>的李夫人出來，這當然是早有安排的。武帝深深喜愛李夫人，可是造物弄人，李夫人美而早夭，使武帝一直念念難忘。早夭固然不幸，但衛子夫為皇后三十八年，至色衰愛弛，皇帝的恩寵自不復再。誠然，「美而早夭」代表了李夫人的死亡；「美」其實才是武帝念念不忘的關鍵。

對於自己的美貌，以及為人妻妾之道、漢武帝的性格，李夫人都一清二楚。在李夫人病篤之時，武帝前往探病，欲見一面。可是李夫人始終大被蒙頭，不讓武帝見之，即使武帝再三要求，李夫人仍不遵從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詳細記錄如下：

初，李夫人病篤，上自臨候之，夫人蒙被謝曰：「妾久寢病，形貌毀壞，不可以見帝。願以王及兄弟為託。」上曰：「夫人病甚，殆將不起，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，豈不快哉？」夫人曰：「婦人貌不修飾，不見君父。妾不敢以燕媵見帝。」上曰：「夫人弟一見我，將加賜千金，而予兄弟尊官。」夫人曰：「尊官在帝，不在一見。」上復言欲必見之，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。於是上不說而起。夫人姊妹讓之曰：「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？何為恨上如此？」夫人曰：「所以不欲見帝者，乃欲以深託兄弟也。我以容貌之好，得從微賤愛幸於上。夫

5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48。

6. 蕭統(編)、李善(注)《文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卷十六，頁712。

7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51。

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，愛弛則恩絕。上所以攀攀顧念我者，乃以平生容貌也。今見我毀壞，顏色非故，必畏惡吐棄我，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！」及夫人卒，上以後禮葬焉。其後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，封海西侯，延年為協律都尉。<sup>8</sup>

這段對話實在是給予古代後宮佳麗的至理名言。武帝親臨病榻之前，臣妾叩謝也來不及，那有拒而不見之理？況且，李夫人更想將自己的兒子昌邑王劉髆，以及兄弟李廣利、李延年、李季等囑託武帝，如不見之，如何囑託？在漢武帝的後宮之中，李夫人應該是最聰明的一位，因其能明白以退為進之法。武帝再三請李夫人拉下被子，甚至揚言「加賜千金」、「兄弟尊官」，可是李夫人一直不肯，最後更轉向飲泣，不復言語。武帝最後只能離開，李夫人的後宮姐妹俱非常不解，為何李夫人如此憎恨武帝，不肯見一面，更枉論囑託兄弟了。就在此時，李夫人終於道出因由，表面上的沒有囑託兄弟，實際上已是最深層的囑託了。李夫人深明自己只是「以色事人」者，武帝所以能夠寵愛自己，徒因美貌而已，並非有何內德。其實，李夫人深明此理，已是有內德之極矣，只是道出武帝好色之真，乃至為重要。因此，如果讓武帝得見自己毀瘠之容，必不復得寵幸，安可深託兄弟？李夫人果然深知武帝，故當時雖不得見，至死後武帝乃「攀攀顧念」。「美而早夭」的李夫人一直以美貌長存武帝心中，《漢書》因記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，封海西侯，延年為協律都尉」，李廣利和李延年一直深得武帝重用，故李夫人的以退為進，實取得終極成功。《漢書》這裡的遙相呼應，實為妙筆。至於昌邑王劉髆，下文再論，此不贅述。

不單如此，漢武帝因思念李夫人不已，而方士少翁自稱能招魂，遂夜間張燈燭、設帷帳、陳酒肉，讓武帝在他帳中遙觀李夫人，卻不得近視。這個少翁實際上只是騙子，後來將帛書夾在草裡餵牛，裝作不知，云：「此牛腹中有奇。」<sup>9</sup>遂殺牛剖腹，得到帛書，然書中所言甚怪，使武帝生疑。後少翁遭人舉報，謂帛書筆跡本同少翁，武帝問之，果然，並誅殺之。漢武帝一生英明，可是因為懷念李夫人，亦只能相信招魂謬事。為了李夫人，漢武帝更寫下傳頌千古的〈悼李夫人賦〉。王世貞云：「漢武〈秋風〉一章，幾於〈九歌〉矣。〈思李夫人賦〉，長卿下，子雲上，『是耶非耶』二言精絕。」<sup>10</sup>以武帝此賦情深款款，位廁司馬相如之下，在揚雄之上。李夫人乃漢武帝最愛的妃嬪，大抵當之無愧。

第四位皇后是鉤弋趙婕妤，其皇太后封號也是追封的。皇帝喜歡的女子，一定不可能是平凡的。即使沒有平陽公主的推薦，漢武帝也可以訪尋民間美女。在巡狩河間之時，遇上一個雙手握拳不能打開的奇女子，號曰「拳夫人」。凡人皆不能張開「拳夫人」的手，至武帝「自披之，手即時伸」。<sup>11</sup>這樣的得幸過程甚為奇特，但也突顯了武

8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51-3952。

9. 《漢書》，卷二五上，頁1219。

10. 凌稚隆《漢書評林》（長沙魏氏養翻書齋清光緒十七年刻本），卷九七上，頁14a-b眉批。

11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56。

帝愛奇的性格。鉤弋婕妤為武帝誕下兒子，「成子姓」，<sup>12</sup> 本應母憑子貴，然而命運弄人，只能含恨而終。因巫蠱之禍，原太子劉據已死。至漢武帝晚年，因見鉤弋婕妤所生男「壯大多知」、「類我」，<sup>13</sup> 心欲立其為太子。可是，武帝身為漢天子，女主專橫之事（呂后）歷歷在目，便借故殺掉鉤弋婕妤，才立鉤弋子劉弗陵為太子。武帝如此心狠手辣，不免讓人疑惑，《漢書》不記，但《史記·外戚世家》褚補有載武帝的解說：

其後帝閑居，問左右曰：「人言云何？」左右對曰：「人言且立其子，何去其母乎？」帝曰：「然。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。往古國家所以亂也，由主少母壯也。女主獨居驕蹇，淫亂自恣，莫能禁也。女不聞呂后邪？」故諸為武帝生子者，無男女，其母無不讎死，豈可謂非賢聖哉！昭然遠見，為後世計慮，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。謚為「武」，豈虛哉！<sup>14</sup>

褚少孫是漢成帝時人，理論上《漢書》撰作時應可見其書，可是班固並無採用此文。漢武帝殺掉鉤弋婕妤後，出於意見採集，遂問左右關於自己殺母立兒的看法。漢武帝的政治智慧自非大臣能及，呂后之亂，如在目前，因此立劉弗陵為太子，便只可殺掉其母。褚補更指出為武帝生子者，其母皆死，此乃深謀遠慮，不是陋儒所及，故武帝之謚為「武」，殆源於此。在《逸周書·謚法解》中，謚為「武」有「剛彊直理」、「威彊叡德」、「克定禍亂」、「刑民克服」、「大志多窮」等意義。<sup>15</sup> 因此，謚為「武」者本與殺害妃嬪無關，褚補所言，未知所據。此亦《漢書》所以不採其說之因由。

### 三

回來再看霍光。霍光是一個能夠了解漢武帝的大臣，所以才能「緣上雅意」。霍光乃霍去病的異母弟，昭帝上官皇后外祖父，宣帝霍皇后之父。先後任郎官、曹官、侍中、奉車都尉、光祿大夫、大司馬、大將軍等職位，封博陸侯，謚號為宣成，故又尊稱為博陸宣成侯。歷經漢武帝、漢昭帝、漢宣帝三朝。宣帝地節二年（前68）霍光去世，翌年霍家便因謀反而族誅。

霍光為人小心謹慎，《漢書》謂其在「去病死後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，出則奉車，入侍左右，出入禁闈二十餘年，小心謹慎，未嘗有過，甚見親信」。<sup>16</sup> 要在漢武帝一朝二十餘年「未嘗有過」並不簡單，觀乎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所任用的十三位宰相，<sup>17</sup> 除了個別能夠善終以外，其餘的自殺的自殺，處死的處死，免職的免職，霍光當時雖非宰相，但能夠「未嘗有過」亦非常不簡單。征和二年（前91），戾太子劉據已死，武帝

12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33。

13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56。

14. 司馬遷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第2版），卷四九，頁1986。

15. 黃懷信、張懋鎔、田旭東《逸周書彙校集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卷六，頁637-638。

16. 《漢書》，卷六八，頁2931。

17. 十三位宰相包括衛綰、竇嬰、許昌、田蚡、薛澤、公孫弘、李蔡、莊青翟、趙周、石慶、公孫賀、劉屈氂、田千秋。

心欲鉤弋子劉弗陵為嗣。及至後元二年（前87），武帝病，立劉弗陵為太子，年僅八歲，並以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、桑弘羊等四人為輔。翌日武帝崩，太子即位。

漢昭帝即位之時年僅八歲，武帝臨終前嘗賜霍光「周公負成王圖」，意即謂霍光當如周公輔成王般輔佐昭帝。在四位受武帝遺詔的輔政大臣之中，霍光居首，為大司馬大將軍；次為金日磾，為車騎將軍；次為上官桀，為左將軍；次為桑弘羊，為御史大夫。四人之中，《漢書》直言「政事壹決於光」、「初輔幼主，政自己出」，<sup>18</sup> 可見霍光位極人臣。辛德勇云：「霍光等五人當中，漢武帝原本早已確定，要以霍光作為『首輔』。」<sup>19</sup> 辛氏言是。霍光長女嫁予上官桀子，後誕一女，為昭帝皇后。霍光、上官桀既成外戚，又爭權。元鳳元年（前80）九月，上官桀與燕王旦等謀反，欲迎燕王為天子，東窗事發，霍光盡誅上官桀父子、桑弘羊等人，四位輔政大臣之中除其二，且金日磾早於始元元年（前86）已病逝，政事大小只能取決於霍光矣。

元平元年（前74）四月，漢昭帝駕崩，在位13年，年僅21歲。上官皇后一直無所出，故昭帝並無子嗣可以繼位。原為外戚，獨攬大權的霍光原應不能再以外戚身份輔政。另一方面，霍光亦需要從劉氏皇族之中選取一人繼承皇位。漢武帝共有六名兒子，包括戾太子劉據、齊懷王劉闔、燕王劉旦、廣陵王劉胥、昌邑王劉髆，以及昭帝劉弗陵。劉據（前128-前91）早於巫蠱之禍時已死；劉闔薨於武帝元封元年（前110）；燕王旦在昭帝元鳳元年（前80）謀反事敗後自殺；劉胥當時在世，其人力能扛鼎，手格猛獸。然行事無法度，漢武帝從無視之為皇位繼承人。《漢書·霍光傳》云：

元平元年，昭帝崩，亡嗣。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，羣臣議所立，咸持廣陵王。王本以行失道，先帝所不用。光內不自安。<sup>20</sup>

廣陵王劉胥於武帝元狩六年（前117）冊立為王，至昭帝崩時，肯定是一個超過40歲且有決斷能力的成年人。廣陵王胥立為諸侯王多年，既有黨羽，亦有一定勢力。如果霍光一心弄權的話，似乎立廣陵王劉胥為帝並不適合，難怪乎霍光「內不自安」。武帝六子年紀最小的是劉髆。劉髆乃武帝愛妃李夫人所生，自必深受武帝喜愛，可是劉髆薨於武帝後元元年（前88），<sup>21</sup> 謚為「哀」，後稱昌邑哀王，自不可能繼承帝位。霍光畢竟是目光銳利的人，很快便將目光轉移至劉髆之子，當時未及20歲的昌邑王劉賀身上。

18. 《漢書》，卷六八，頁2932、2933。

19. 辛德勇《海昏侯劉賀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16年），頁91。

20. 《漢書》，卷六八，頁2937。

21. 昌邑王劉髆生年史無明載。李夫人於元鼎六年（前111）初見漢武帝，卒於太初元年至四年之間。據《漢書·外戚傳》載，「及夫人卒，上以后禮葬焉。其後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，封海西侯，延年為協律都尉。」（頁3952）考李廣利任貳師將軍，以及李延年为協律都尉，其年份不得晚於太初四年（前101），則李夫人之卒當在此以前。又，《外戚傳》載「上乃召見之，實妙麗善舞。由是得幸，生一男，是為昌邑哀王。」（頁3951）可知劉髆出生當在李夫人入宮不久以後。劉髆於天漢四年（前97）立為昌邑王，十一年後薨，在武帝後元元年（前88）。年紀約二十餘歲，故謚為「哀」。辛德勇云：「老昌邑王劉髆出生的年代，只能在漢武帝元鼎六年以後，這是他出生時間的上限。」（《海昏侯劉賀》，頁8。）辛氏所言是也。

《漢書·霍光傳》云：

郎有上書言「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，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，唯在所宜，雖廢長立少可也。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。」言合光意。<sup>22</sup>

不可立廣陵王胥為帝，已見上文；這裡有郎官上言，援引周代祖先不立太伯而立王季，周文王不立伯邑考而立武王姬發，皆以誰人合適為尚，而不必只立長子。因此，當時宗親雖然以廣陵王年紀最長，實不必拘泥之。不立長而立少，正合霍光心意，於是乃奉皇太后（即孝昭上官皇后，霍光之外孫女）詔，迎立昌邑王劉賀為帝。比較廣陵王胥與昌邑王賀，前者使霍光「內不自安」，後者則是「言合光意」，顯而易見，立誰人為帝本出霍光決定，跟皇太后、其他大臣皆無重大關係。劉賀為武帝孫，其祖母李夫人則是武帝一生最愛，霍光的「緣上雅意」不單以李夫人配食，更將二人男孫奉之為帝。霍光真能理解漢武帝，不愧武帝駕崩前委以輔政重任。

#### 四

史樂成、劉德、邴吉、利漢等人往昌邑（今山東荷澤市巨野縣大謝集鎮）迎立劉賀為帝。據《漢書·霍光傳》所載，劉賀在位二十七天後被廢，其間使者往來不絕，拿著符節向各個官署下達詔令徵索物品，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次。平均每天超過四十次。這樣一個貪得無厭的君主，確是廢之而後快。且先回看其到長安奔喪並即位之情況。《漢書·劉賀傳》云：

其日中，賀發，晡時至定陶，行百三十五里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。郎中令龔遂諫王，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。賀到濟陽，求長鳴雞，道買積竹杖。過弘農，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。至湖，使者以讓相安樂。安樂告遂，遂入問賀，賀曰：「無有。」遂曰：「即無有，何愛一善以毀行義！請收屬吏，以湔洒大王。」即捽善，屬衛士長行法。<sup>23</sup>

在收到皇太后的詔書後，劉賀在第二天中午立即從昌邑出發，前往長安，當天傍晚已到達定陶（今定陶縣城西北五里，居於古濟水岸邊）。昌邑與定陶相距一百三十五里，即約六十八公里。《漢書》謂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」，以為劉賀部隊移動過急。其實，馬匹一般跑步時速約20公里，可持續跑100公里的距離，如果正午12時從昌邑出發，在下午三至五時抵達定陶，馬匹一小時能跑20公里，不消四小時已可抵達，實屬正常範圍之內，並不能代表劉賀不體恤吏民。龔遂為昌邑郎中令，規勸劉賀不要帶那麼多隨從，使馬匹的消耗可減，劉賀亦從善如流，讓郎官、謁者等五十多人回轉昌邑。後劉賀抵濟陽，無度荒唐的行為屢見，先是尋求鳴叫能夠拉長的雞，在路上又買了幾根竹子合併一起的手杖。路過弘農，則指派大奴善搶劫婦女藏於衣車裡。到達湖縣，漢室所派使者便斥責昌邑相安樂。安樂告訴龔遂，龔遂往問劉賀，劉賀一概否認。龔遂便將大奴善交予

22. 《漢書》，卷六八，頁2937。

23. 《漢書》，卷六三，頁2764。

衛士長法辦，劉賀也未加阻止。《漢書·劉賀傳》續云：

賀到霸上，大鴻臚郊迎，駟奉乘輿車。王使僕壽成御，郎中令遂參乘。旦至廣明東都門，遂曰：「禮，奔喪望見國都哭。此長安東郭門也。」賀曰：「我嗌痛，不能哭。」至城門，遂復言，賀曰：「城門與郭門等耳。」且至未央宮東闕，遂曰：「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，未至帳所，有南北行道，馬足未至數步，大王宜下車，鄉闕西面伏，哭盡哀止。」王曰：「諾。」到，哭如儀。<sup>24</sup>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劉賀部隊終於抵達霸上（今陝西西安市東白鹿原北首）。大鴻臚到長安郊外迎接，宮中騎士侍奉劉賀坐上御用小車。劉賀讓僕人壽成為御，郎中令龔遂居右陪乘。第二天早上，至廣明的長安東門，龔遂以為遵照禮儀，奔喪者望見國都，應當痛哭致哀。可是，劉賀卻以咽喉疼痛為由，直言哭不出來。及至長安內城門，龔遂再次提醒劉賀應當痛哭。但劉賀以為無論內外城門，只要還未入宮，仍不用痛哭。終至未央宮東門，龔遂謂昌邑王的帷帳設於宮門外馳道之北，未至帷帳，有條南北行道，馬匹走幾步便到，著劉賀到時應該下車，向西對著門樓跪下，並放聲痛哭致哀。劉賀以之為然，及至，即按照禮儀哭了一番。就此而論，劉賀仍然聽從龔遂所言，而不至於剛愎自用、眾叛親離。

昌邑王劉賀終接過皇帝的印璽，承襲了皇帝的尊號。在位二十七天，而淫亂之事多不勝數。霍光與其他大臣商議後，稟告孝昭皇后，廢除劉賀，送回昌邑故地，賜其湯沐邑二千戶，原屬昌邑王之財物全數歸還。昌邑哀王劉髆的四個女兒亦各賜湯沐邑一千戶。昌邑王原封國廢除，改為山陽郡。

除了那一千一百二十七次的向各個官署下達詔令徵索物品，以及行為淫亂以外，劉賀所在之處亦是災異連年：

1. 《漢書·五行志》：「賀為王時，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，此服妖，亦犬旼也。賀以問郎中令龔遂，遂曰：『此天戒，言在仄者盡冠狗也。去之則存，不去則亡矣。』賀既廢數年，宣帝封之為列侯，復有臯，死不得置後，又犬旼無尾之效也。」<sup>25</sup>
2. 《漢書·五行志》：「昭帝時，昌邑王賀聞人聲曰『熊』，視而見大熊。左右莫見，以問郎中令龔遂，遂曰：『熊，山野之獸，而來入宮室，王獨見之，此天戒大王，恐宮室將空，危亡象也。』賀不改寤，後卒失國。」<sup>26</sup>
3. 《漢書·五行志》：「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，亡嗣，立昌邑王賀。賀即位，天陰，晝夜不見日月。賀欲出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：『天久陰而不雨，臣下有謀上者，陛下欲何之？』賀怒，縛勝以屬吏，吏白大將軍霍光。」<sup>27</sup>
4. 《漢書·劉賀傳》：「初賀在國時，數有怪。嘗見白犬，高三尺，無頭，其頸以下

24. 《漢書》，卷六三，頁2765。

25. 《漢書》，卷二七中之上，頁1367。

26. 《漢書》，卷二七中之上，頁1396。

27. 《漢書》，卷二七下之上，頁1459。

似人，而冠方山冠。後見熊，左右皆莫見。又大鳥飛集宮中。王知，惡之，輒以問郎中令遂。遂為言其故，語在〈五行志〉。王仰天歎曰：『不祥何為數來！』遂叩頭曰：『臣不敢隱忠，數言危亡之戒，大王不說。夫國之存亡，豈在臣言哉？願王內自揆度。大王誦《詩》三百五篇，人事決，王道備，王之所行中《詩》一篇何等也？大王位為諸侯王，行汙於庶人，以存難，以亡易，宜深察之。』後又血汗王坐席，王問遂，遂叫然號曰：『宮空不久，祿祥數至。血者，陰憂象也。宜畏慎自省。』賀終不改節。居無何，徵。既即位，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，可五六石，以屋版瓦覆，發視之，青蠅矢也。以問遂，遂曰：『陛下之《詩》不云乎？「營營青蠅，至于藩；愷悌君子，毋信讒言。」陛下左側讒人衆多，如是青蠅惡矣。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。如不忍昌邑故人，信用讒諛，必有凶咎。願詭禍為福，皆放逐之。臣當先逐矣。』賀不用其言，卒至於廢。」<sup>28</sup>

劉賀為昌邑王時，嘗見大白狗戴著方山冠而無尾，實乃服妖，亦稱犬禍。劉賀向龔遂詢問，龔遂以為此乃上天告誡，謂其身邊皆不識禮的人，就像戴冠的狗一樣。龔遂指出，如能趕走這些人，則王位可保，否則王位就會失去。劉賀被廢後數年，宣帝嘗封之為列侯，卻又因犯罪，至死而不得立子繼爵，此實為犬禍無尾的應驗。除了犬禍以外，劉賀還有熊禍。昭帝之時，劉賀嘗聽見有人大叫「有熊」，視之果然。然而左右之人皆曰不見，劉賀不明所以，便問龔遂為何如此。龔遂指出，熊乃山林中的野獸，卻跑到宮裡，且只王一人見之，明顯是上天示警，恐怕王宮要廢棄而空無其主了，實乃危亡之徵。見「熊」而「空」，二字古音韻母相同，此處解說卻只屬附會而已。同樣是〈五行志〉，還記載了另一次昭帝崩後的天陰記錄。當時，昭帝駕崩無嗣，遂立劉賀為帝。劉賀即位後，天陰，晝夜不見日月。劉賀欲出遊，夏侯勝止之並作規勸，以為天久陰不雨，臣下將有謀害皇上的事情。劉賀聽畢，極為憤怒，立即將夏侯勝綁縛起來並交給官吏，官吏將此事上稟霍光。天陰而晝夜不見日月，也惹怒了脾氣暴躁的劉賀。在本傳裡，劉賀嘗慨嘆不祥之事何以接踵而來。當其仍在昌邑國時，便已多次出現異象。曾經看見一頭白色的無頭狗、自己能見而左右不見的熊、成群大鳥飛集宮中等，這些劉賀都問了龔遂是甚麼意思，而《漢書·五行志》已詳述。不祥之事接踵而來，龔遂叩頭進諫，以為自己已多次忠告，關係國家存亡，劉賀卻聞之不悅。劉賀雖問龔遂，但龔已心灰意冷，反而指出國家存亡不必在於為臣者的幾句諫言，而是由在上位者自己反省。龔遂續言，大王日誦《詩》，為人處世治國之道均已齊備，王之所為均不符合《詩》之所言。龔遂直言，指劉賀之行徑污濁，昌邑國難以長治久安。劉賀未改其惡，後來劉賀之王座發現血污，又問龔遂。龔遂以為血污王座，代表宮殿將空，希望劉賀可以戒惕謹慎，自我反省。及後，劉賀應徵入朝，繼承皇位，又夢見蒼蠅之排泄物堆滿西殿階之東側，於是向龔遂查問。龔遂援《詩·小雅·青蠅》為說，以為劉賀身邊小人眾多，情況便如同蒼蠅之排泄物一樣。龔遂進言，指出劉賀應該進用前朝大臣的子孫或親信之人為左右，如果

28. 《漢書》，卷六三，頁2766。

仍然聽信昌邑舊部的話，必有大禍發生。龔遂甚至願意劉賀先放逐自己，以及其他昌邑舊臣。可惜，劉賀仍是不聽諫言，終至廢黜。

災異連年，自是表明劉賀缺德，不適合當天子。漢人篤信災異，以為上天示警，行惡者當因災異而改其德，否則只會招致更大禍患。其實不單是龔遂，向劉賀進諫者大不乏人。王式便是其一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云：

式為昌邑王師。昭帝崩，昌邑王嗣立，以行淫亂廢，昌邑羣臣皆下獄誅，唯中尉王吉、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。式繫獄當死，治事使者責問曰：「師何以亡諫書？」式對曰：「臣以《詩》三百五篇朝夕授王，至於忠臣孝子之篇，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；至於危亡失道之君，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。臣以三百五篇諫，是以亡諫書。」使者以聞，亦得減死論，歸家不教授。<sup>29</sup>

劉賀仍為昌邑王時，王式為其師。昭帝崩，立劉賀為帝，僅二十餘天，便因肆行淫亂被廢，昌邑群臣因此多下獄誅殺。只有中尉王吉、郎中令龔遂因多次規勸昌邑王，免去死罪。王式本在被誅之列，當時有司問王式，以其為昌邑王師，卻不進諫制止劉賀之行。王式答道，自己朝夕給王講《詩》，其中涉及忠臣孝子之篇，皆反復講誦；至於描述無道昏君之篇，皆深刻剖析。因此，王式實在是利用《詩》來進諫。有司以為王式所言有理，遂免其死罪。劉賀即皇位二十七日被廢，「昌邑群臣坐陷王於惡不道，皆誅，死者二百餘人」，只有龔遂、王吉、王式等三人得免不死。如此看來，劉賀真是荒淫無道之主，霍光等人似實廢之有理。

龔遂、王吉、王式都是賢德大臣，輔弼股肱，殆無可疑。可是，如果君主荒淫無度便可得廢，中國古代帝王要被廢的自不在少數。李慈銘以為霍光「廢昌邑之私心見矣。夫昌邑雖非賢，亦無大惡跡，何至併從官而誅之也」。<sup>30</sup> 李說誠是。劉賀的德行如何，在昌邑國時的所作所為，霍光不可能不知道。霍光是深明漢武帝的人，也是能夠「緣上雅意」的，劉賀是武帝與愛妃李夫人的孫兒，霍光等立其為帝非常合理。然而，劉賀已經20歲，生長在諸侯國中，早已權傾一方，亦有其一己之心腹大臣。如前文所言，昭帝繼位時年僅8歲，霍光等人在輔政之餘其實可以獨攬大權。事實上，昭帝元鳳四年（前77）春正月丁亥「帝加元服，見於高廟」，即昭帝在18歲行冠禮之時，霍光理應卸下輔政之任，讓昭帝親政。可是，一直到昭帝21歲駕崩時，親政之事從沒出現。反之，劉賀是20歲的年青人，即使初到長安，亦可立刻親政，不用霍光輔佐。無法弄權，加上昌邑舊臣甚眾，直接導致霍光建議廢掉劉賀的天子之位。

登位27天的一千一百二十七次的向各個官署下達詔令徵索物品，以及行為淫亂，加上各種災異，是真是假，今天都不可知。歷史留給我們的，除了《漢書》諸篇的記載以外，還有2016年正式公佈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。考古的成果，讓我們重見昌邑王劉賀被

29. 《漢書》，卷八八，頁3610。

30. 李慈銘《越縕堂讀書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年第2版），頁158-159。

廢後，至宣帝時期再貶為海昏侯，並「就國豫章」<sup>31</sup> 的情況。王子今〈海昏侯故事與豫章接納的移民〉詳述海昏侯國的經濟發展，加之在出土報告所見劉賀墓葬的規模，<sup>32</sup> 實在讓人反思劉賀之廢，究竟是荒淫無道，還是地方諸侯不敵中央舊臣的政治抗爭的結果。

## 五

劉賀被廢，霍光等臣需要為漢室另立新主。霍光的「緣上雅意」再次發揮作用。接著迎立為帝的是漢宣帝劉詢。宣帝者，武帝曾孫，戾太子劉據孫也。劉據生於元朔元年（前128），元狩元年（前122）立為太子，在巫蠱之禍自殺身亡以前（征和二年，前91），一共當了31年太子。在古代中國，歷史上只有清朝康熙皇帝的嫡長子胤礽當太子的時間（36年）比劉據長。無獨有偶，兩位長期當皇太子的人最後都沒繼承皇位，胤礽後廢，劉據更因巫蠱之禍自殺身亡。巫蠱之禍當然是冤案，當是時，江充、劉屈氂、李廣利等人相互勾結，旨在打壓太子劉據一派。江充設計陷害太子，並在東宮中挖出桐木人與寫有咒語的帛書。劉據希望面見當時正在甘泉宮養病的漢武帝說明一切，但是每次都被江充和黃門內侍蘇文的手下阻擋，使面聖不果。出於自衛，太子與江充兵戎相見，兩位丞相便藉機向皇上稟告說太子謀反叛亂。時年66歲的漢武帝，本來就生性多疑，加上已沒有年輕時的鴻圖大略，最終在事情不明朗的情況下令緝拿太子，導致長安城血流成河，死傷枕藉。

巫蠱之事，漢武帝很快便知道都不是事實，只是太子劉據已死，不可復生。《漢書·劉據傳》云：

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，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，上遂擢千秋為丞相，而族滅江充家，焚蘇文於橫橋上，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，初為北地太守，後族。上憐太子無辜，乃作思子宮，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。天下聞而悲之。<sup>33</sup>

漢武帝明白太子當日出兵乃因內心惶恐，實無謀逆之意，因使車千秋為太子申冤。及後，武帝以車千秋為丞相，族誅江充，燒死蘇文及在泉鳩里刀傷太子的人。太子無辜而死，武帝悲痛不已，遂建「思子宮」，並在湖縣建「歸來望思之臺」。太子劉據死後，謚曰戾，故後世稱為戾太子。顏師古注引韋昭曰：「以違戾擅發兵，故謚曰戾。」再引臣瓚曰：「太子誅江充以除讒賊，而事不見明。後武帝覺寤，遂族充家，宣帝不得以加惡謚也。董仲舒曰『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，無其功有其意謂之罪』。」師古曰：「瓚說是也。」<sup>34</sup> 顏師古以為臣瓚所言較是，其說是也。觀乎武帝以為「太子惶恐無他意」，

31. 《漢書》，卷六三，頁2769。

32. 詳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南昌市博物館、南昌市新建區博物館：〈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〉，載《文物》第7期（2016年），頁45-62。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首都博物館（編）《五色炫曜——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》。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16年。

33. 《漢書》，卷六三，頁2747。

34. 《漢書》，卷八，頁235。

便知劉據乃是「有其功無其意」，故謚之為「戾」。太子劉據無辜而死，霍光看在眼裡，因此劉賀被廢後，霍光想起了武帝曾孫劉詢。立劉詢為帝，可以彌補武帝之遺恨，也是對誤殺戾太子劉據的一點補償。

跟劉賀不同，劉詢不是地方諸侯，沒有自己的臣子，即位以後，一切只能聽從霍光。劉詢出生不久，遭逢巫蠱之禍，祖父劉據、祖母史良娣、父親劉進、母親王夫人俱遇害。宣帝當時雖在襁緥，仍收繫監獄。幸得丙吉照料，方得全，並將劉詢送至祖母史良娣家。後有詔掖庭養視，劉詢方得重入宮中，並得張賀「奉養甚謹」，<sup>35</sup> 以及娶許廣漢女為妻。昌邑王劉賀被廢以後，霍光奏議立劉詢為宣帝。其文如下：

禮，人道親親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。大宗毋嗣，擇支子孫賢者為嗣。孝武皇帝曾孫病已，有詔掖庭養視，至今年十八，師受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操行節儉，慈仁愛人，可以嗣孝昭皇帝後，奉承祖宗，子萬姓。<sup>36</sup>

此言因昭帝無嗣，故於劉氏子孫擇其賢者為天子。其中劉詢當時十八歲，學習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等儒家經典，且其「操行節儉，慈仁愛人」，因此可以嗣昭帝之後。宣帝劉詢登位後，跟昭帝不同，宣帝已冠，可親政，霍光亦不便攬權，於是「大將軍光稽首歸政，上謙讓委任焉。論定策功，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」。<sup>37</sup> 霍光假裝歸還政權予宣帝，可宣帝是歷經苦難的人，自然明白這不過是霍光的一台戲，且自己剛即位，沒有多少親信，只能配合霍光，不但不收回政權，更益封霍光一萬七千戶。就這樣，雖然是立了一個成年的君主，但這次霍光的「緣上雅意」，為武帝誤殺戾太子作了終極的彌補，仍可以繼續專權，操國之大柄。

宣帝登位後，一直尊重霍光，假如沒有霍光，宣帝不過是一個養在掖庭的皇曾孫，寂寂無聞。不過，在《漢書》之中，只須以一事便知霍光的狼子野心，那便是著名的附子毒殺宣帝許皇后事件。霍光欲控制宣帝，不獨是宣帝本人，甚至是其後嗣。因此，在宣帝即位以後，霍光便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宣帝。此舉也較昔日將外孫女嫁給昭帝更進一步，畢竟女兒比起外孫女更為親匿，這便是霍光的野心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云：

廣漢重令為介，遂與曾孫，一歲生元帝。數月，曾孫立為帝，平君為婕妤。是時，霍將軍有小女，與皇太后有親。公卿議更立皇后，皆心儀霍將軍女，亦未有言。上乃詔求微時故劍，大臣知指，白立許婕妤為皇后。既立，霍光以後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，歲餘乃封為昌成君。<sup>38</sup>

宣帝尚在民間之時，已與許廣漢女平君成婚，並且誕下元帝。霍光權傾朝野，希望能使女兒為皇后。在議立皇后時，宣帝沒有明言立平君為后，可是「詔求微時故劍」，群臣便知宣帝心意，皆言許平君當為后。霍光一心操控宣帝，當然不滿，遂言許廣漢乃刑餘

35. 《漢書》，卷八，頁236。

36. 《漢書》，卷八，頁238。

37. 《漢書》，卷八，頁239。

38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65。

之人，不可為侯。於是，許平君得以立為皇后，而霍光一族，則在部署更歹毒的計劃。

至宣帝本始三年（前71），霍家的機會終於來了。許平君懷孕產子，霍光夫人顯與女醫淳于衍等合謀在平君坐月子時，設計殺人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云：

顯曰：「婦人免乳大故，十死一生。今皇后當免身，可因投毒藥去也，成君即得為皇后矣。如蒙力事成，富貴與少夫共之。」衍曰：「藥雜治，當先嘗，安可？」顯曰：「在少夫為之耳。將軍領天下，誰敢言者？緩急相護，但恐少夫無意耳！」衍良久曰：「願盡力。」即搗附子，齎入長定宮。皇后免身後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。有頃曰：「我頭岑岑也，藥中得無有毒？」對曰：「無有。」遂加煩懣，崩。<sup>39</sup>

淳于衍的丈夫原為掖庭戶衛，希望透過幫助霍光一族，從而得到安池監的工作。霍光夫人得知，遂以字條機密告知淳于衍，欲借許皇后產子之際，將其毒殺。如此，霍光女兒成君便可登上皇后之位。淳于衍未有立刻答應，畢竟殺后乃是大事。且供皇后飲用的藥物，從抓藥、配藥、煮藥、餵藥的整個過程，必定歷經數人，未必能夠輕易施以毒手。霍光夫人的回答，更可見滿朝上下，唯霍光是從。霍顯指出，只要淳于衍有心參與，自有其他人加以配合，以毒殺皇后，即使他日東窗事發，亦必有人加以袒護。淳于衍稍加考慮便答應了。淳于衍以附子混入大醫大丸給剛分娩的許皇后服用，許后立即頭暈目眩，旋即駕崩。炒熟了的附子有強身健體之效，但是生附子卻有劇毒，服用後足以致命，顯然許后所服用的是後者。在這次殺人事件裡，霍光是否知情，千古存疑。但許后崩後，霍光肯定是知道的。如果趙穿弒晉靈公也可以說成「趙盾弒其君」的話，霍光無疑也就是殺害許后的真正凶手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云：

顯恐急，即以狀具語光，因曰：「既失計為之，無令吏急衍！」光驚鄂，默然不應。其後奏上，署衍勿論。<sup>40</sup>

許后之死，宣帝不可能不徹查，霍顯急，恐淳于衍會道出孰為幕後黑手，即求助於霍光。霍光「驚鄂」，似乎對殺許后之事毫不知情，但細心一想，殺許后不過是為了女兒霍成君可登后位而鋪路，霍光不可能不知情。況且，霍光沒有舉報淳于衍，反而是上奏宣帝，排除淳于衍參與殺害許后的可能，已是罪大惡極。就這樣，作為武帝曾孫的宣帝，雖然也在霍光「緣上雅意」的情況下登位，但霍光不僅權極一時，甚至殺害了自己識於微時的許后。宣帝並非幼童，卻亦無可奈何，朝廷上下皆霍光黨羽，是以宣帝只能遺恨未發。

## 六

霍光在宣帝朝輔政六年之後，於地節二年（前68）病逝，宣帝下令以帝王的規格下葬霍光，同時亦開始親政。輔助昭帝、立廢劉賀、擁立宣帝，霍光在昭宣二朝一直擁有

39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66。

40. 《漢書》，卷九七上，頁3966。

絕對權力。黎隆武云：「霍光在輔佐昭帝的十三年中，實際上掌握著當時漢室王朝的最高權力，除了不是名義上的皇帝，在權力上卻與皇帝相差無幾，甚至還管著皇帝。」<sup>41</sup> 黎氏所言乃是當時實情。漢武帝的好惡，霍光的「緣上雅意」，一直延續。昭帝雖然是武帝的少子，但生而「類我」，甚得武帝歡心，八歲登位，霍光輔之。李夫人是武帝一生最愛，妙麗善舞，美而早夭，後以后禮葬之，並在宗廟配享；昌邑王劉賀乃其孫，立為天子，亦是「緣上雅意」之舉。巫蠱之禍使戾太子劉據自殺，一家破亡，武帝後悔不已；皇曾孫劉詢倖存，劉賀被廢，霍光擁立劉詢為天子，是為宣帝。霍光早年行為謹慎，得武帝信任，觀其廢立之舉，堪慰漢武帝在天之靈。

宣帝刻薄寡恩，但霍光在生之時，對霍氏尊敬有加，一則源於得位全仗霍光之力，二則霍氏勢力龐大，欲反無力。霍光死後，霍氏毒殺許后之事漸發。且宣帝與許后在民間所生子劉奭，於地節三年（前67）立為太子。其時霍成君雖立為后，但無所出，霍光夫人顯、霍光子禹等謀反，事敗，霍氏因遭滅族之禍，「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」。<sup>42</sup> 宣帝趕盡殺絕，使霍家絕祀，宗廟不得血食。但對霍光恩德，宣帝始終不忘，至甘露三年（前51），匈奴來降，宣帝命人於麒麟閣圖畫十一功臣：

甘露三年，單于始入朝。上思股肱之美，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，法其形貌，署其官爵姓名。唯霍光不名，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，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，次曰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，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，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，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，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，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，次曰少府梁丘賀，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，次曰典屬國蘇武。皆有功德，知名當世，是以表而揚之，明著中興輔佐，列於方叔、召虎、仲山甫焉。<sup>43</sup>

此十一人分別是霍光、張安世、韓增、趙充國、魏相、丙吉、杜延年、劉德、梁丘賀、蕭望之、蘇武，其中唯霍光不名，且位列第一。其時宣帝早掌大權，霍氏一族已夷，霍光的「緣上雅意」，終於得到了最後而終極的回報。 □

41. 黎隆武《西漢海昏侯墓大發現與墓主劉賀傳奇》（香港：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，2016年），頁92。

42. 《漢書》，卷六八，頁2956。

43. 《漢書》，卷五四，頁2468-2469。